



天山血泪

新疆青年出版社

PDG

目 次

千万不能忘记过去	阿尤甫	(1)
苦难与欢乐	阿衣希汗	(14)
我这四十年	馬木提热合甫	(23)
五十七年血泪史	沙吾尔沙依丁	(29)
二十二年的石油工人生活	楊宗义	(36)
诉不尽的血海深仇	李富学	(42)
祖 孙 泪	李富昌	(50)
三 世 仇	杜世芳	(56)
苦海处处求生难	赵照、赵霄朋整理	(64)
苦难的年月	高秀珍	(68)
四十三年长工生活	沙木沙克	(75)
血泪的童年	居曼伊明	(80)

千万不能忘记过去

——吐鲁番县五星人民公社贫农阿尤甫谈家史

我们乡间有句俗语：“地主的庄园，穷人的地狱”。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在这座地狱里过的。我爷爷、我爸爸生下来就是奴隶，我也戴着奴隶的锁链过了六十三年。现在，我回想起那些日子，眼泪就禁不住往下流，心啊，象刀绞似的疼痛。那苦难的岁月，那血泪的仇恨，我怎么能忘记啊！

地主的心 蝎子的针

七十七年前，我出生的时候，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亩。我一生下来就受罪，吃不饱、穿不暖。好容易长到八岁，地主姆玛吉见我能下地帮大人干活了，就硬把我要去当小长工。爷爷、爸爸和我三代人一起给他当长工，日夜劳累，每天只给我们一人一块高粱饅。那些日子，我们饿了就到坎儿井旁去喝冷水，啃几口干饅，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在我十四岁那年，爷爷便带上爸爸和我，离开吐鲁番县牙尔湖村，逃到达坂城，给

回族大地主赵嘉（译音）扛活。灾难到处跟着我们，这里照样是个没底的魔窟。地主的心，蝎子的针，毒得很啊！

有一年冬初，活儿特别重，我们整天为地主打场，拉麦子，干到天黑才收工。每晚躺下不久，就听到鸡叫，接着就被地主赶起来干活了。可是，套上车走出二三十里路，天还不见亮。我们都怀疑，怎么天天鸡叫得这样早？一天，先听到外面鸡飞狗跑的声音，接着公鸡就打起鸣来，这时地主拄着拐杖来喊道：“鸡都叫半天了，还不快上工？”我跑出去一看，什么都明白了。原来地主的狗腿子披个褂子，打着一双赤脚，偷偷地蹲在一棵桑树下用拐杖哄几只公鸡打鸣。这个地主狗腿子自己也怕睡过了头，晚上在枕头两边放两块大铜钱，睡一觉翻个身，腮帮子贴在冷铜钱上，便惊醒了，起来哄鸡打鸣。

有一年冬天，地主叫我赶车到南山拉木料。马车刚刚翻上冰达坂，车重路滑，人饥马乏，在一处弯路上，翻了车，我右腿被轧伤，我顾不得自己，赶快去救压在轱辘下的马。我想：“胡大保佑吧，马要是死了，我也就活不成了！”我拼命把马扶起来，马猛一蹦，冲出去，车轱辘撞到我咀巴上，两个门牙当时就被打活了，满咀的血。车轮子又轧伤了我的左腿，我疼得昏过去了。幸好遇上了几个哈萨克兄弟，七手八脚地把我扶起来，替我包扎腿伤，又帮我把轧伤的马寄存在别人家里，另借给一匹好马套上车，让我回家。回家后，地

主一听说马轧伤了，立即瞪着眼睛大骂：“你这个狗崽子！我的马腿断了，我也要你的腿打断！”说着就用棍子给我一阵毒打。以后，不等我把腿伤养好，他又逼我去套车干活。最毒狠不过的是，轧伤的那匹马的腿已经好了，牵回来还干了一个多月活，但后来得了病，地主硬说这病是那次运木料摔的。他把马宰了，马肉、马皮他都卖了，却给我们记了一笔债，要我们赔马。天哪！这笔冤枉债我们哪年才能还得清啊！

数不清血泪仇 还不完奴隶债

在这里实在没法过下去，家里妈妈弟妹又无依无靠，我们爷三个就又逃回吐鲁番，给地主玉素甫干活，还跟他伙种了八亩薄地，他出地，我们出种子和全部劳力，打下的粮食一多半要交给地主，一年顶多剩一石多粮食。回到吐鲁番没几天，达坂城的地主就来要债。我爸爸向地主玉素甫哀求说：“我们爷三个给你干活，你就给我们些钱还了债吧！”玉素甫咧咀笑着说：“这没关系，以后你们好好干就成了！”爸爸说：“这可搬去了头上的一座大山！”哪知道，另一座大山又压到头上了。那一匹马的债，我们苦干了几年也没有还清。

、我有个表妹叫买米尔汗，妈妈死了，只丢下她孤苦一人，就到我家与我成亲。我家穷得哪有钱办婚事？又得向地

主玉素甫借债。他又咧咀笑着说：“儿子娶媳妇是好事，用多少尽管说！”我爸爸哪里敢多用，只借了十三吊铜钱，这就又欠下了地主第二笔债。

就为了还这两笔债，我们日夜为地主下苦。我和爸爸给地主种麦，割麦，打场，干重活；爷爷九十多岁了，干不动，也还要看羊割草，干零活。我妈妈我媳妇也在地主家里当佣人，洗衣服，带孩子，烤饅。有一天，地主让我们爷三个从场上往仓库背麦子。爷爷年岁大了，又有肺病，干轻活都气喘，怎能背得动？我就向地主哀求说：“巴依老爷，让我多背几趟，替他干吧！”地主阴笑着说：“我出的是三个人的工钱，都得给我干去！”这样，爷爷终于被口袋压倒，抬到家里不几天就死去了。可怜的爷爷死后连块裹尸的大布也没有。我们又向地主苦苦哀求，借了两块大布，才埋葬了爷爷。可是，又欠下了一笔债。旧债未了，又添新债，哪年哪月才能还清？

地主总是不把穷人当人看的。我们不光是挨饿受苦，受尽剥削，还要受种种压迫和欺侮。地主的大儿子坎地尔见我妻子年轻，就乘我出外干活的时候调戏她，污辱她。有时坎地尔还故意把我支使到戈壁滩放羊，一去三五天。我每次回家，妻子就整夜地哭，向我诉苦。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气，就到地主那里去算帐，“我不干了！”地主一边骂，一边拨算盘珠，“你吃我的粮，住我的房，你老婆是我给娶的，你家死

人是我给葬的……”算来算去，我一家人为他苦了整整九年，到头来还欠他一笔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

后来，我又带着妻小逃到吐鲁番牙尔湖的地主阿不列孜阿吉家里扛长活。但是，从狼咀里脱出身来，又投入了虎口。在他家扛了三年活儿，真是胜过受三百年的灾难。我的孩子、妻子都活活地死在这个虎口里。

我有个六岁的小女儿叫帕提玛，长的好看极了，大眼睛，小脸蛋，一笑一双大酒窝，十分招人爱。可惜她从小吃不到饱饭，长的瘦小，又常生病，这就更使做父母的怜爱。有一次，她生了病，两、三天吃不到一顿饱饭，只能喝些高粱糊糊。孩子哭一声喊一声地叫：“妈妈呀！要吃饘啊！”

“爸呀，我饿呀！”我听着，心疼得什么似的。那时，贪心的地主嫌我干活儿还不够卖命，故意不给我饭吃。这样一连过了几天，大人能经住饿，病了的小女儿怎么能受得了！在一天夜里，她饿得直哭了半夜，到天快亮时，哭声停了，死了。临死时还张着小嘴巴，小肚子饿得瘪瘪的。我妻子买米尔汗看到小女儿这样活活地饿死了，一时哭得死去活来。

小女儿死了不久，我妻子又去给地主烤饘，饘坑烧热了，要从屋里把装面的大木盆抬出去，我妻子已有九个月的身孕，哪能抬得动！她去求地主老婆派个人帮忙，地主老婆却骂道：“一个毛驢一个馱子，你不抬谁抬！”妻子只得咬紧牙端起这只沉重的面盆。不料刚走几步，她就觉得眼前发

黑，双腿发软，身子晃了几晃就栽倒了。面盆正压在她的肚子上，疼得她呼天喊地，手腿乱蹬，不多时胎儿流产了，地上留下一大片的血！死去的胎儿用一片破布裹着放在一边。谁看了这情景都伤心地落泪，可是地主老婆来到跟前，把头巾往下拉了拉，看了看，吐了几口唾沫就走了。真是狼的心肠呀！当天，妻子也就惨死了。吃人的旧社会，害死了我的爷爷、爸爸、妈妈，现在又夺去我的妻子。这样的苦难，这样的仇恨，我永世难忘！

两个苹果 两条生命

从阿不列孜阿吉地主家里出来，我又带着孩子先后到沙他尔卡里、比赛尔、吐木尔乡约、阿不来特等几个地主家扛活，一直干到六十三岁。地主阿不来特家有一个果园子，里面的果树都是我一手给他栽培起来的。但是里面的果子，我们却不能动一颗。有一年夏天，苹果快熟了，我在地里干活。失去了母亲的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六岁，被丢在家里，没人照看。家里要茶没茶，要饭没饭，两个孩子饿得直哭。哥哥领着弟弟来到果园子里，看到地上落了一些被风摇落的烂果子，就拣了两个小的递给弟弟充饥。谁知被地主看见了，他操起了棍子连打带骂，直打得兄弟二人口里都流出血来！当我晚上下工回来时，两个孩子都已不省人事了。叫了半天，才睁开肿得象桃子一样的眼睛。我气得去找地主。

阿不来特，问他凭什么这样打孩子？还未等我说完，他就象条疯狗一样扑过来，用脚狠狠地踢我，把我赶了出来。第二天孩子的伤更重了，有生命危险，我急的在屋子里直打转转，就去找地主哀求说：“孩子快死了，行行好事，借些钱治治吧！”地主怒骂道：“你在我这里存了多少钱，我哪有钱给狗崽子看病？”就这样，我眼睁睁的，又看着这两个孩子死去了！

我一共有十个孩子，有的饿死，有的被打死，现在只剩下一个儿子利提甫了！就是这一个孩子，我也养活不了，在他还不满十岁的时候，就被地主沙他尔雇去放羊了。利提甫年岁小，白天放羊，晚上还要干零活，把个娃娃累得团团转，饭又吃不饱，觉又睡不好，看了实在让人心疼。有一天，他放羊，放着放着，就睡着了。被地主看见了，一边骂，一边用鞭子打。孩子受了伤，又受了惊，从此病了一个多月才起床。我指望孩子的命运会比我好些，但是，他也从小就套上了奴隶的锁链，开始了奴隶的生活。

打碎奴隶锁链 开始新的生活

我解放前过的六十三年，是在地主的牢笼里度过的。那不是人的生活啊！只有解放后这十四年，才是我真正的生命的开始。

解放了，我们这里来了解放军，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九五一年，我们村来了减租工作队，发动我们这些贫雇农诉苦，向地主斗争。在斗争压迫剥削我十五年的恶霸地主阿不来特和惨害我妻子的地主阿不列孜阿吉的大会上，我跑到台上指着他们的鼻子问：“你的地谁给开的？你的房子谁给盖的？你欠下我家多少血泪债！”如今我们穷人翻了身，又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撑腰，我才把在心里积了几十年的苦水全倒出来了。我在台上诉苦，穷朋友们在下面哭，地主们被我们问得理屈词穷，个个低头无言。

减租反霸中，我被选为农会主任。不久又开始了土改。地主看我人老实，平时不大说话，就想来收买我。有一天，被我们斗倒了的地主阿不来特凑到我的身边，把烟递给我说：“阿尤甫阿哥，抽一支烟吧！”我把他的手推过去，说道：“谁是你的阿哥！”又有一天，他说是家里有些事，要请我办一办。我刚走到他门口的石阶上，就闻到屋里飘出抓饭包子的香味，知道有点不对劲儿，就问他：“你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他假惺惺地笑着说：“你给我干了这么多年活，老交情了，到家里吃个饭，有什么话都好说！”这个阶级敌人竟想来收买我！我气得大声骂起来：“真是瞎了眼，看错人了！赶快滚开，滚！”

土改中，大家都说我过去受苦最深，把地主原来住的高房大屋给我分了三间，把最好的地也分给了我。分地那天早晨，我早早地就跑到地里去。有一块田插上了一块木牌，上

面用红笔写着：“分给阿尤甫哥一等地一十五亩”。一个工作组的干部问我：“阿尤甫哥，这地是你的了，你看怎样？”我感动得哭了，跑到我的地里，伏下身去，连连亲着我的土地。我对他们说：“我要谢谢共产党，谢谢毛主席！”这一天，我还分到一匹马，一辆驴车和一些农具衣物。这天夜里，我说啥也睡不着。在我六十多年的生活中，常常是忧愁使我睡不着，现在是第一次幸福和兴奋使我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亮，我就同儿子在这块地上掬起坎土饔，开始了新的生活。

步步跟着毛主席 一心奔上幸福路

一九五〇年的春天，我到乡政府去开会，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的照片。我立刻奔到他老人家照片前，躬身问候：

“撒拉姆！”向他老人家致敬。从此，毛泽东这个光辉的名字就没离开我的心窝。后来，我在家里也挂上了毛主席象。一天我进出几次，就向他问候几次。有时连做梦我也梦见毛主席，他打听我这，打听我那，同我谈心。我觉得，毛主席就象来过我们的村子，这里的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他说的话，他的英明的指示，就好象都同我们商量过，句句都说到我们的心坎上。我听他的话，步步跟着他走，一步步走上了光明幸福的大道。毛主席号召我们成立互助组，我就第一个报名参加了第一批互助组；毛主席号召我们组织合作社，我

就积极报名，同二十九个农民一起组成了我们县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五星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又号召我们组织高级社，我们的五星社就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了。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我听了，心呀都乐得快跳出来了，立刻入了公社，当了饲养员。

一提起公社，我的心就象有一盆炭火那样热，我就一刻也闲不住，总想为公社多做点事。一九五九年春天，队长牵来三匹病得十分沉重的騾马。他问我：“阿尤甫哥，你看还能养好吗？”我又气愤又心疼地说：“谁把牲口使成这个样子，真该死！”我把马留下，并且搬到马圈来睡，不管白天黑夜都不离开这三匹騾马。我老婆（解放前夕又结婚的）走来劝我说：“你黑明都不歇会儿，现在马好些了，你该上炕好好睡一觉了。”我对她说：“睡觉，什么时候不能睡？马要看不好，可对得起谁呢？我不去。”就这样照看着，三匹騾马的病都渐渐好了。第二年，三匹马下了三个小马驹。为这事，公社还表扬了我，记者来访问我，还为我拍了照片，登上了报纸。

这两年，队里看我年纪大了，照顾我，让我带上几个老头看果园子，平时出些主意指划指划。今年队里有个果园子，树里行间有不少空地，白白闲着。于是我同五个老头，一面看园子经管果树，一面忙里偷闲给队里开了四亩菜地，种了辣子、茄子和荣葫芦。种上菜，我们又挖泥打墙，不到

半月工夫，墙就打起来了。今年菜和果子卖了不少钱。同时，在粮食生产上，我也提出许多办法，都被队上采纳了。我见今年庄稼长的分外好，心里也分外高兴。

不忘过去苦难遭遇 热爱今天幸福生活

解放后这些年，我的生活真是大变了样。前些天队里开了个新旧生活展览会，我把一些旧的破烂东西和新添的东西都送去展览。上面摆的是我的一双穿了五年没了底的烂鞋，一件穿得掉了膀子的衫子，一条破棉裤，半床烂被子，三个黑泥碗，一个木头灯，下面摆的新东西是两条新地毯，两只新箱子，一条三丈长的花墙帷子，一条新条绒褂裤，三床缎被子，三块新毡子，两件皮大衣，三双皮鞋，一双皮靴，还有一只闹钟，一架留声机。你们看，我的新旧生活差到哪去啦？现在，我家住的是高房，晚上睡的是木床，可是从前我哪睡过床！一年到头冬天睡马圈，夏天睡在树底下，常常被蝎子螫。现下我家十口人，四个人劳动，一年收入上千元，家里有一头毛驴，六只山羊，生活过得很美好。公社化以来，我受到七次奖励和表扬，年年被评为“五好”社员，还被选为公社和县上的人民代表。从前的老长工，如今和县长坐在一起研究大事了。我儿子利提甫被选为副生产队长，是“五好”干部。儿媳妇热比汗是小组长，也是“五好”社员。毛主席给了我幸福，也给了我荣誉。

我的家庭和我自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却不敢有一刻忘记过去。我把过去的一些破旧物件都收藏起来，常常拿出来让孩子们看。去年，来了几位北京客人到我家访问我，我又把一些破旧东西拿给他们看，讲述我的新旧生活。当时我翻来复去，有一双破鞋不见了。儿媳妇热比汗笑着不说话。客人走了，我又屋里院子到处找，终于在房后的水渠旁边找到了，我又小心地拾了回来。儿媳妇热比汗就对我说：“爸爸，这是什么好东西，人家扔了，你又拾回来！”她又说：“咱家吃穿不缺，银行里还有存款，人家那么远来的客人，你还硬把些破鞋烂帽子往外摆，你让我们脸上不发烧吗？”我说：“孩子，这是我们的老本啊！日后我死了，没有人常给你们说说过去，就讓这些破旧的传家宝来给你们说话。无论我们过到了多好的日子，也不能忘记咱们苦难的过去！”

我们队上有不少年轻的社员和干部，解放时还是不懂事的娃娃，对我们老一辈人受的苦不知道，对罪恶的旧社会缺乏认识，我就对他们讲我的苦难身世，教育他们不能忘记过去。我们队有个贫农的儿子，是个年轻的会计，去年总好逛巴扎，讲吃喝，不好好劳动。我就对他讲：“你是贫农的儿子，好好想想，我和你爸爸过去过的是什么生活，你们现在又过的是什么生活，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样得来的？”我又对他说：“你不要给我们贫农丢脸！你这样下去，地主

看着要笑了，我们贫农就要哭了。党在农村依靠我们贫下中农，你怎能这样呢？”说的这个年轻人哭了起来。在会上自动作了检讨。现在他劳动很实在，一些坏毛病也改掉了。公社大队经常让我给青年人作报告。今年“六一”儿童节时，我还被请到县城第一中学向一千四百个孩子讲了一次。六月份，广播电台记者还到我这里录了音。无论到哪里，无论什么时候，我总是千百遍地重复讲一句话：“千万不能忘记过去！”

（吐尔逊、买木提明、鄯光让、赵学文 整理）

苦 难 与 欢 乐

洛浦县红旗人民公社社员 阿衣希汗

每当我想到今天所过的自由幸福生活的时候，总忘记不了过去的苦难。我，一个农村家庭妇女，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经历过两个世界。旧社会使我受尽痛苦和灾难，新社会给我带来的是自由和幸福。想想过去，对旧社会，我要控诉；看看现在，对新社会，我要欢呼，我要歌唱。

四 亩 地

我的父亲艾合买提，是一个忠厚纯朴的农民，在旧社会里，他成年累月地和母亲辛勤劳动，好不容易才建立了四亩地的家业。可是，在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下，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为了缴纳苛捐杂税，父亲含泪卖掉了亲手创造的一半家业——两亩地。以后，伪保长阿力木这个吸血鬼，又看中了我们全家赖以生计的两亩果园。他胡说父亲欠下官府衙门的田税十秤子小麦，硬逼着父亲立即交清。父亲哪里能拿出来十秤子小麦啊！这只恶狗就伸出魔

手，对父亲说：“你拿不出来，就把你的两亩果园地押给我，那十秤子小麦由我替你出。”地，是咱们农民的命根子，父亲哪里肯依，但一时又拿不出十秤小麦的田税，恶狗逼的父亲走投无路，我家的全部家业——两亩地就这样被伪保长霸占了。

讨 饭

土地被霸占，一家生活无着，父亲越想越伤心，愁的饭都吃不下，几天的工夫，身体瘦弱，慢慢头发也白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日子越来越艰难，生活威胁着全家的生命。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父亲被迫到地主买买提家去做工，希望赚点微薄的工资来养活儿女。当长工吃的是残汤剩饭，住的是马棚，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辛苦一年，父亲向地主要工钱，哪知黑了心肠的老狗，不但不给，反回过头来倒咬一口，硬说父亲丢了他的一把坎土镩，扣去全年工资还不算，还要父亲给他倒付五秤子包谷。父亲一气之下，就病倒了。为了要活下出，我们一家开始讨饭求生。这样的生活，我们过了很多年。直到后来，父亲看到一家实在生活不下去，又到地主克力木伯克家里去帮工：

流 落 他 乡

在我妹妹十五岁的那年，有一天，妹妹饿的再也不能支